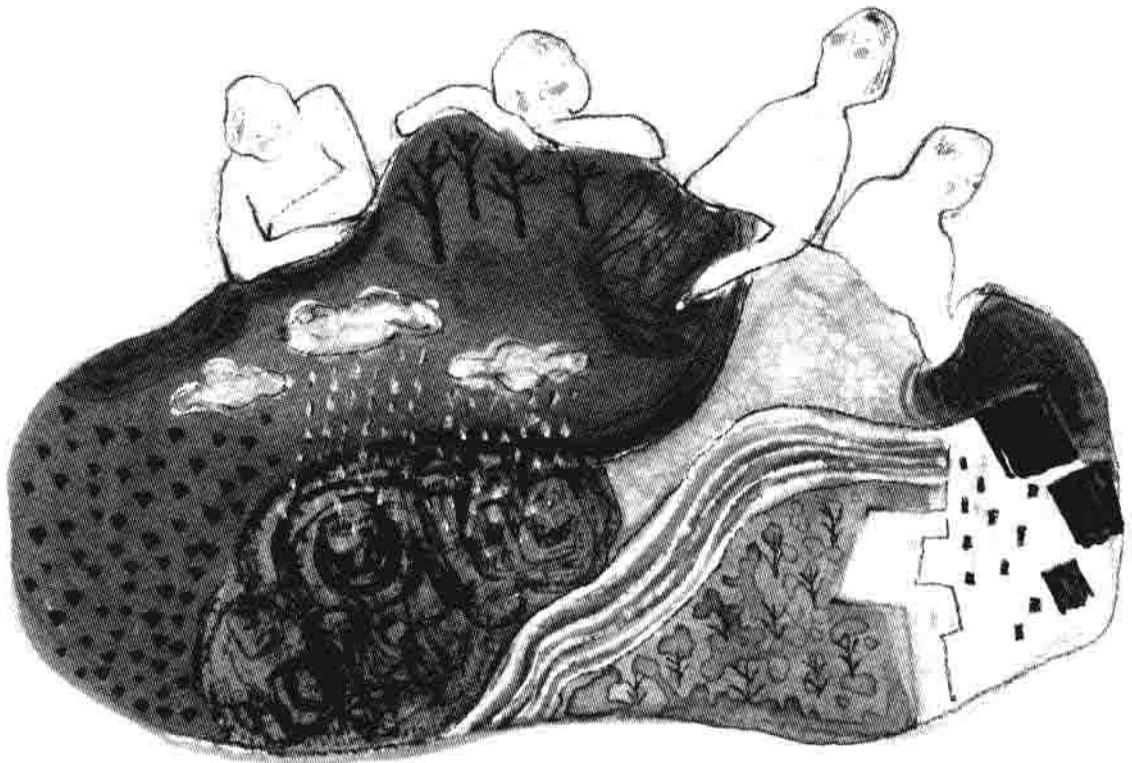




露水的世

你我生命不過如朝露般短暫。但為什麼明知一切如過眼雲煙，還為諸般不如意事嗔妒癡悲，忽爾手舞足蹈，忽爾失聲痛哭，無論如何放不下。

小野



露水的世

小
野

書名 露水的世 作者 亦舒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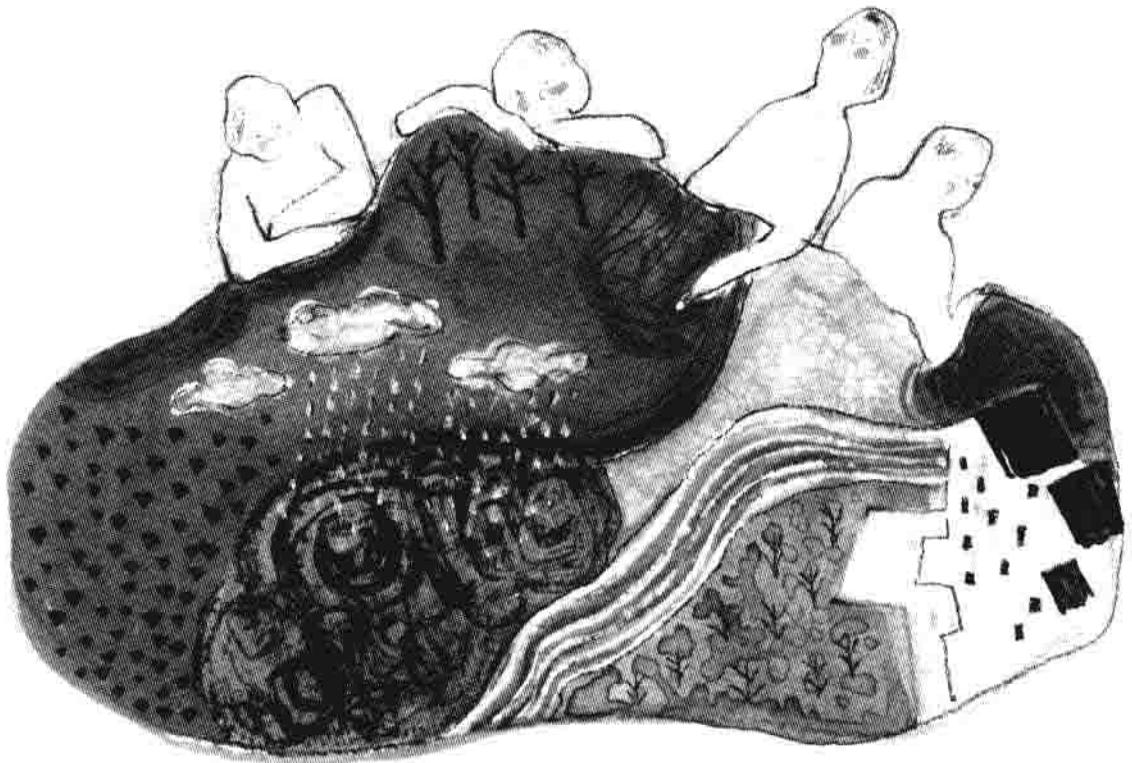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 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設計及插圖 Untitled Workshop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二〇一四年四月 / 初版 · 香港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4



露水的世

小
野

這個故事裏，一共有四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開始的時候，他們是：

(一) 齊大巧，二十歲的美麗女承繼人，父母已是二世祖，整年賴歐洲，在蒙納哥與巴黎之間遊蕩，薄有名氣，曾在時尚雜誌社交版圖片出現，自稱作家與畫家。

大巧自幼隨祖父生活，祖母年輕時與十歲女兒在車禍喪生，那個女孩，也叫大巧，據說非常秀麗聰敏，是天才小提琴手。

大巧出生，祖父齊予把幼嬰抱手上，淚盈於睫，覺得上天終於還給齊家一個女孩，故仍叫她大巧，採取大巧不工意思。

大巧不負所託，真夠疏懶，功課普通，古董琴弓用來與男同學比劍。但她討得齊老歡心，漫無目的的享受生活，負責逗祖父歡笑，以及，接受諸男生追求。

(二) 郝浚，是大巧表姑的兒子，一表三千里，算是表兄。但，郝家父母

均在大學教書，有點頭巾氣，不大與商賈來往，士農工商，覺得做股票證券的齊家擔任捐客角色專賺佣金，實則並無建設社會。

大巧與郝浚絕少見面。

廿七歲的郝浚是史密松學會的古生物學家，有點孤傲，他不愛說話，長得高大英軒，漂亮得叫人側目。

郝浚，是大巧暗戀對象。

(三) 沐荷，是大巧另外一個遠房親戚，這次，更加遙遠。但因為齊老好客，又怕大巧寂寞，故度假時時帶着沐荷一起。她倆又是同班同學，溫靜的沐荷只大一歲，不時幫大巧抄寫功課。

大巧的優點是待人厚道，與沐荷平起平坐，見好吃的永遠留沐荷一份，衣服大家調穿。

沐荷家境過得去，但與繼母不甚融洽，她不常居家裏，半寄居齊宅。

兩個女孩一樣好看，但如果有人說大巧可愛，她會笑，「阿荷比我溫



柔」，大巧不覺比沐荷優秀。

她倆是真心愛惜對方。

(四) 朱諸博士，怎麼形容好呢？他是完美青年，有學識學歷，性格平和，道理分明，生活謹慎。在學堂，大家如出外狂歡，必請朱諸，眾人皆醉他獨醒，擔任班長，照顧飲醉同學，免生意外。

朱諸並不古板，他愛吃，煮得一手好菜，他慷慨，什麼都借給朋友。

他在戈壁沙漠結識郝浚，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他倆在戈壁耽整三個月，代表喬治華盛頓大學，該古生物研究小組共六人，來自世界各地，聽到戈壁發現新種恐龍化石群，飛身撲上。

郝浚與朱諸，一冷一熱，不知怎地，相處融洽。
這是他們的故事。

冥冥中不知是怎樣的安排，四個年輕人，會在這一個五月天邂逅。



是齊予老先生七十歲生辰。

今日的七十老人，同昔日不一樣。

當然與從前是不能比了，但齊老保養維修得宜，僱着營養師處理飲食，穿羅馬裁縫師傅手工西服，適量運動。他富有，不但健康，還有女朋友，不止一個。

壽辰那天，他說：「隨便在家吃頓飯，所有親友都歡迎。」

大巧一聽，頓時樂不可支，這是喝香檳好機會，名正言順飲得醉醺醺。
沐荷當然也一起。

大巧一身最流行花短裙，扮相嬌俏。

沐荷不喜鮮艷大花，挑一襲白麻紗打褶及膝裙。這條裙子，也是大巧所
有。

沐荷不想向繼母要錢買出街衣衫。

「唷，」繼母會低聲說：「這衣食住行真不簡單，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尤

其是大學學費，簡直如讀鈔票……」

穿一次的衣裳，大巧櫥裏最多。

齊老看到她倆，高興得很，「好像雙妹牌。」

大巧哈哈笑，「老爺子露餡了，一聲雙妹牌，人家知道你歲數。」

齊老說：「我不怕，我有心理準備，我確是老年人。」

說不怕，語氣卻惆悵，像是不知如何不經不覺活到耄耋歲數。

生命那麼多苦楚挫折磨難失意無奈，居然也一一克服。靜時想起，還覺得時光飛逝，轉瞬已七十古稀。

「大家玩得高興點。」

老當益壯的他到書房處理文件，他的助手古太太把一隻手指擋嘴邊，示意年輕人不要太喧嘩，齊老稍後要小睡片刻。

下午三時多，大巧的各路朋友已經報到，這生辰宴分兩檔，年輕人六時先吃，八時才輪到長輩，大家高興。

大巧輕輕問古太太，「我爸媽回來嗎？」

中年古太太搖頭。

大巧已經有兩年沒見到他們。

上次看到母親，大巧幾乎不認得，母親整張臉經過注射處理，僵硬不動，全無表情，當然也無表情紋，連笑時都只能歪一下嘴角。

她站在大巧身邊，問友人；「像足兩姐妹可是」，大巧渾身寒毛豎起。她願缺席，最好不過。

大巧搭訕說：「聽說兩人感情不大好。」

古太太輕聲答：「你就別理這些了。」

他倆喜歡歐美，東方人不顯老，看上去好似三十七八，玩起來方便些。

「連老父七十大壽都不回來，真是。」

「齊老有你已經高興。」

一班年輕朋友已經更衣躍入暖水池裏打水球。

廚子在泳池旁做燒烤。

「對不起，不設酒精飲料。」

大巧說：「我到地窖取香檳。」

沐荷阻止：「今日不可淘氣。」

她倆站草坡觀海港景色。

「真寧靜漂亮，另外一個世界。」

「下雨一天煙霧才好看，樹枝站滿避雨瑟縮小鳥，梔子花特別清香，鮮紅
棘杜鵑垂頭，十分詩意。」

「這幢房子，將來屬於你吧。」

「說太遠了，祖父會活至一百零十歲。」

「你會跟他學做證券否？」

「一聽就頭痛。」

「那麼他的本事豈非失傳。」

大巧對沐荷說：「我推薦你做學徒。」

「我沒有那種抱負。」

「華裔特長是能夠把不喜歡做的事做到最好。」

沐荷說：「我只想擁有自己家庭與一群子女。」

「如果丈夫不體貼子女不聽話呢。」

沐荷微微笑，「我早有心理準備：世上焉有體貼男人與聽話少年。」

兩人坐在傘下，不停有男生上前搭訕獻殷勤。

——「痛不痛？」「什麼？」「像你這般安琪兒自天上摔下，可覺得痛？」

不痛，但渾身起雞皮疙瘩。

沐荷問：「都是些什麼人？」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許多不認識，聞風而來。」

「你不介意？」

「咄，沒有酒肉，何來朋友。」

沐荷不出聲。

大巧連忙致歉，「我不是說你。」

「越描越黑。」

大巧笑，「我去找香檳。」

經過走廊，看到祖父仍在批閱文件，一個艷女，伏在他膝上，低聲不知呢喃什麼。

大巧淘氣，代為配音：「我想換車，這次要賓利跑車，三千萬那套珠飾
古太太走近，拍大巧肩膀。

「那女子是誰？」

「你就別管了。」

大巧忽然覺得寂寞，這屋裏每個人都有個宗旨，像古太太，她工作，那艷

女，勤討錢，池裏各友人，瘋玩吃喝，她呢，無事可做，是個吃閒飯的人。

她走下酒庫，找到粉紅香檳與開酒器，當場開瓶，坐在長櫈上喝起來。

「我是一個擅開香檳的女子。」

忽然身後有人說：「別喝醉。」

大巧一驚，伸手啪一聲開亮燈，「你是誰？」

面前站着一個中等身段，五官端正，笑容可掬的年輕人，「我叫朱諸，我

是人客之一。」

大巧鬆口氣，這時，她發覺人客目光有異。

他視線像是穿透大巧，直看到她身後。

大巧轉頭，原來不知什麼時候，沐荷也到地窖找她。

穿白紗裙的沐荷站在黝暗一角，秀美如小仙子。

她也怔怔看着朱諸。

大巧連忙說：「我來介紹，我表姐沐荷，這是今晚客人之一朱諸。」



他倆輕輕握手，目光一直沒離開對方。

大巧說：「我們回轉樓上去吧。」她一手握一瓶香檳，「太陽下山，快輪到另外一批客人上場。」

沐荷與朱諸跟她身後，可是卻不約而同往花園走。

古太太看到，微笑說：「相見恨晚就是這個意思。」

大巧不服氣，「那朱某看也不看我。」

古太太笑不可抑，「看你的人還嫌不夠？」

「這朱諸是誰？」

「你郝浚表哥的朋友。」

「郝哥來了？」

「你還記得他真不容易，他與另外一些朋友在廚房。」

齊宅廚房面積大如客廳，一張大木枱像乒乓球桌，此刻坐滿人客。

大巧記得郝哥一向對她冷淡，當她小孩，不小心把小女孩弄哭是需要解釋

的事，偏偏小女孩特別愛哭，他識趣，敬而遠之。

那是好幾年之前的事了。

此刻他坐在哪裏？

廚房正在掰龍蝦吃的幾個年輕人看到古太太與一個兩手握香檳瓶的美少女走進，齊齊站起。

同樣高大，有些赤膊，有些穿破汗衫，全部留長髮鬍鬚，渾身太陽金棕皮膚，像自海灘回來。

他們齊齊笑，露出雪白牙齒，「失禮了。」

古太太說：「別客氣，請繼續，這是郝浚小表妹大巧。」

大巧逐張面孔檢視。

他們主動報上名字：「克拉克」，「艾歷信」，「史藍諾」，有一個不出聲，也不笑，他黑髮黑鬚，一雙眼睛明亮地看着大巧。

大巧忍不住走近，放下酒瓶，「你，你是郝哥。」她見他汗衫有洞，淘氣

地伸手指戳他，他肌肉紮實。

雖說是玉指，怪痛，郝浚微微縮起胸膛躲避。

這時其餘大漢紛紛取上衣穿上。

大巧覺這裏有趣，老實不客氣坐下。

廚子又把剛熾熟的蜆蚌盛出。

古太太笑，「這班貴客，連同朱諸在內，全是史密松學會的古生物會員，剛自戈壁回來。」

大巧說：「嗚，戈壁，那裏有什麼？」

郝浚心想：「幾年不見，這小表妹長高大半個頭，身段也豐滿許多，但仍然無聊淘氣，彷彿只管吃喝睡三件事。」

「你們耽多久，住什麼地方？可是蒙古包？聽說方便要走到門外，哈哈。你們的研究報告會否在國家地理雜誌刊登？你們都是古生物科博士吧，結婚沒有？長年累月捧着化石骸骨，噴噴噴，不過，比起在爪哇雨林研究蝙